

陳公博先生言論集

諸民誼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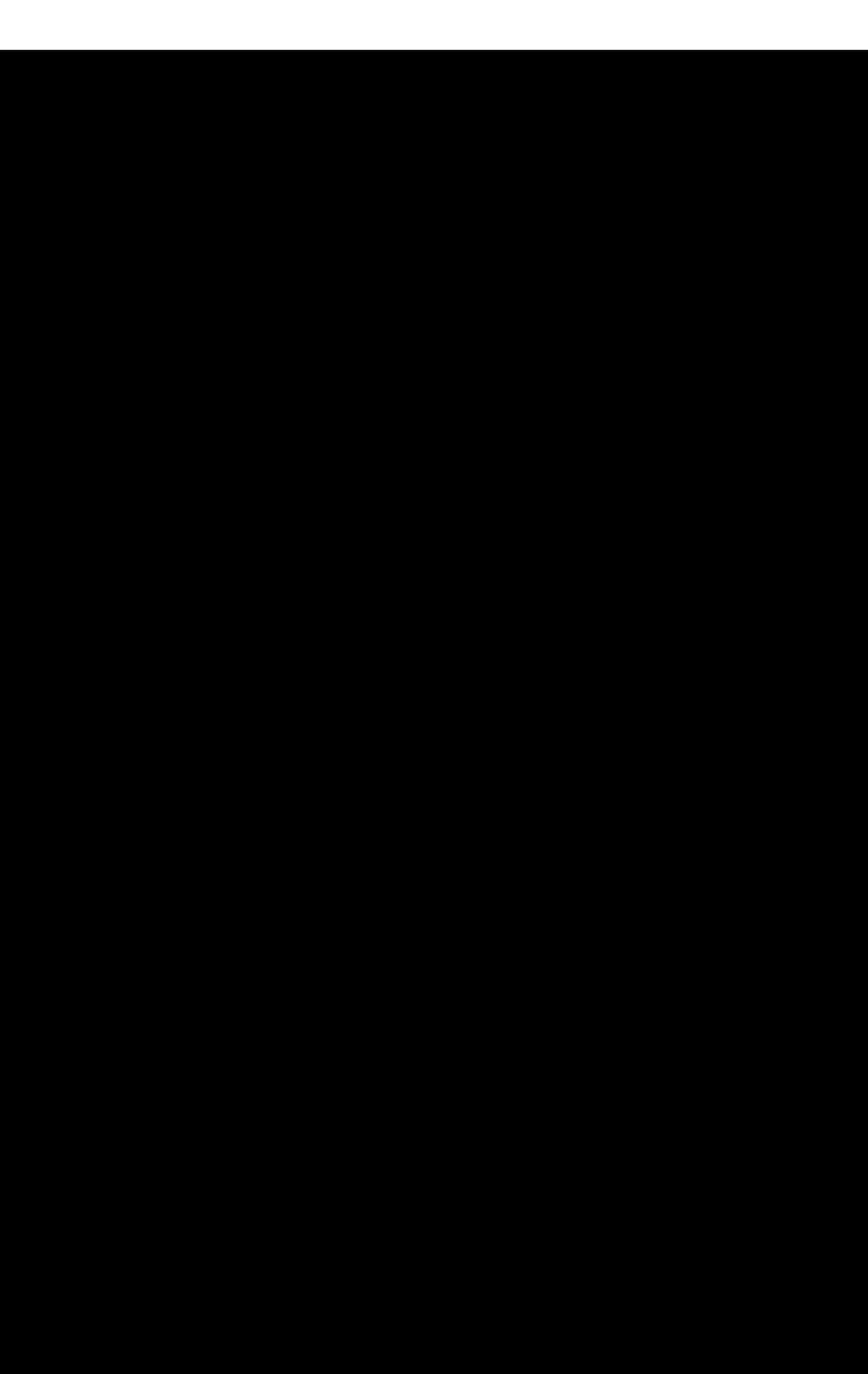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赴日答禮專使

宣傳部編印

華民國九年九月出版

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赴日答禮專使

陳公博先生言論集



# 中華民國

## 國民政府赴日答禮專使陳公博先生言論集

### 目 次

頁 碼

弁言	一	一三
離京談話	四	
抵日談話	五	一六
離日談話	七	一八
米內內閣總理大臣招宴席上答詞	九	一〇
答禮使節團謝宴席上致詞	一一	一二
貴衆兩院招宴席上答詞	一三	一五
興亞團體聯合會及言論界聯合招宴席上答詞	一六	一八
經濟團體聯合招宴席上答詞	一九	二二

廣播演詞	一一一
京都官民招宴席上答詞	一五一一六
大阪官民招宴席上答詞	一七一三一
華僑聯合招宴席上答詞	三二一三五
神戶官民招宴席上答詞	三六一三七
附神戶上陸官民歡迎會上答詞	三八
九洲經濟俱樂部招宴席上答詞	三九一四一
在九洲帝國大學演講詞	四二一五四
講題：（中日兩國如何可以永久和平經濟合作）	

# 弁言

國民政府還都南京，友邦日本派遣阿部大使，率領盛大使節團，來華祝賀，禮儀甚隆。國民政府爲表示誠懇謝意，特派陳專使公博，率領使節團，赴日答謝。所以報友邦朝野對我之熱情與誠意，所以求兩國國民熱情與誠意之交流與匯合，非徒尋常外交上之儀節已也。綜計答禮使節自五月中旬離京，至六月初間返抵都門，除去時乘坐輪船，途中略費時日外，在日期間約半個月。又其中自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首尾六日之間，係在東京，而京都，大阪，神戶，福岡等處，則於其餘時間稍作逗留焉。

此次答禮使節東渡，在日之時間雖暫，然因賓主相見以誠，與日方朝野上下，相得甚歡，使節團所至之處，陳專使均有演詞，計長短十有餘篇，都約一萬八千餘言，成爲和平運動中一種佔有重要地位之歷史文獻。陳專使之談話及演詞中，有云：

『同人等到貴國國門之日，目睹貴我兩國數萬學生歡迎之情緒，來東京途中，沿站又親承各地市民，各地華僑，懇懃之歡迎，真使吾人不信兩國曾在戰爭泥淖之中。同人等對於和平之信念與前途之期望，因而愈

堅，深信本此精誠，必能永彌戰禍，爲東亞創一新紀元。』

『這次貴國阿部大使，至中國慶祝國民政府還都，繼續調整兩國關係，我們並不以爲這是尋常的外交，而實與東亞劃一新時代，開一新紀元。因爲阿部大使把貴國的熱情與誠意帶到中國來了，我們接收之後，深深感動，把中國對於貴國的期望，溶化於阿部大使帶來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。……我們也祇有將敝國的熱情與誠意，帶來答禮，我本人確信這兩國熱情與誠意之交流，一定可以奠定中日兩國的和平基礎，和確定東亞全局的大計。』

『我們在東京雖然停留祇有數日的期間，但與各方交換意見，深承教益，這種熱情與誠意之交流，實開東亞歷史的新紀元，將來得以永久和平，中國尤其受益不淺，這更非言詞所能表示其萬一』。

以上所述，不過隨手徵引，然其對於此次慶祝使節答禮使節交互通往之精神及其意義，亦旣透澈言之。柏生職掌宣傳，而此次赴日答禮，又添屬使節之一，凡陳專使演詞之發表，皆所耳聞目見，深覺此種文獻，無論在推廣宣傳或在歷史紀念之意義上，均有彙集刊印之必要。用是排比次序，編輯成書，顏之曰「國民政府赴日答禮專使陳公博先生言論集」。茲當付印之始，故樂爲之敍其緣起如此。

。吾知此集之出，其有助於和平運動之進行，與夫東亞前途以至於世界前途之光明發展者，至深且巨。至於異日中日雙方，相與共進與繁榮幸福之域，其時著東亞民族復興史者，亦必視此爲極可珍貴之資料，此又可以斷言者也。

林柏生二十九年七月一日

## 離京談話

本人此次奉國民政府之命，派赴日本答謝日方對於國府還都之祝賀。奉命之餘，彌深惕勵。念自國民政府還都南京，和平反共建國運動，已進入一新階段。當前急務，就中國本身而言，在於努力使全國人民共同歸趨於和平反共建國旗幟之下，以完成國家之統一，以達到國家之獨立自由。就東亞全局而言，在於謀中日兩國朝野深切之相互了解，認識兩國對於復興東亞建設東亞，所必須共同擔負之歷史的使命之重大。二者之觀點，雖不妨分看，而其實則爲一事。日本歷次表示尊重中國之獨立與主權之完整，並願予以有力之援助，我中國人民自應更加努力奮鬥，以改造國家以完成建設，努力於具備獨立國家所應具備之條件。日本所期望中國者，在分擔建設東亞之責任，吾人深知惟有完成獨立國家方能肩負此重大之共同責任。值此國運更新之時，自當急起直追，培養此種能力，甚望全國人民在政府領導之下共同努力，日本自明治維新，發奮爲雄，早已完成其近代國家之建設，中國今日方在艱苦奮鬥之中，尤望日本以先進國之地位爲之輔翼，復興中國即所於復興東亞，此則本人於離京赴日之際，願爲全國同胞及友邦人士告者也。

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在南京發表

## 抵日談話

此次敝國國民政府改組還都，承貴國政府特派阿部大使及國民使節團蒞臨南京致其祝賀，敝國朝野至深感念，國民政府特派鄙人等為答禮使節，前來東京，敬致謝意。

日本為東亞近代文明之先進國，中國有悠久光輝之文化歷史，此立國於東亞之兩大邦，有其相互合作之自然性。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會言：「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。無日本即無中國。無中國亦無日本」。欲謀兩國之福利，欲謀東亞之永久安定於和平，惟有日本與中國協力合作，始可以達到。自事變發生以來，中日雙方均蒙受莫大之犧牲，實為東亞之大不幸。所幸兩國朝野因此事變所受犧牲，已有極大之警覺，認識再戰則兩敗俱傷，和則共存共榮，相與奮起，共謀和平，屏棄西歐弱肉強食之鬭爭主義，而回復東方仁義道德之和平思想，其實為復興東亞之始基，前首相近衛公聲明之三原則，和平運動之主要宗旨，中日合作之根本依據，胥在於此。

貴國阿部大使負有調整邦交之任務，留駐敝國，邦交調整，即將開始。中日和平之前途，正待兩國朝野之共同努力。中國政府與人民具有最大之決心，努力

於中國統一之完成。以收全面和平之效。並具有最大之誠意，努力於和平方案之實現，以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石。今日之事，在實踐而不僅在理論，必須以事實表現，使中國人民知和平之有利於中國，有利於日本，並有利於東亞；同時日本人亦知和平之有利於日本，有利於中國，並有利於東亞；而後兩國人民，始能深切明瞭彼此利害之所同。以誠相處，以義相約，各以其全國之力量，向共同目標而共同前進也。

歐戰擴大，早爲吾人意料之中，處此嚴重局勢之下，中日兩國允應共同努力，以策東亞之安全。而欲共策東亞之安全，則尤不能不亟謀事變之早日結束，此實爲中國政府與人民之所切盼。敝國經此事變，瘡痏滿目，百端待舉，今後復興建設，所賴於貴國之協助者正多，此又敝國朝野所願寄予期望者也。

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半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

## 離日談話

前次貴國政府，特派阿部大使及國民使節，蒞臨敝國，慶祝國民政府還都，同人等奉命東行，藉申謝忱。抵日以來，承蒙貴國朝野，誠摯款待，優禮有加，感愧兼極！尤所深感者：同人等到貴國國門之日，目覩貴我兩國數萬學生熱烈歡迎之情緒，來東京途中，沿站又親承各地市民，各地華僑，懇懃之歡迎，直使吾人不信兩國曾在戰爭泥淖之中。同人等對於和平之信念與前途之期望，因而愈堅，深信本此精誠，必能永彌戰禍，爲東亞創一新紀元。行期匆促，未及訪候，至深歉仄。在此短期中，旣獲見貴國文化上產業上軍事上各方面之進步，與夫舉國一致對敵國之熱情與誠意，復獲與朝野領袖，披瀝晤談，交換意見，衷心欣慰，莫可言宣。東亞之命運，在於東亞民族共同自決，而貴我兩大民族之精誠合作，實爲安定東亞之唯一樞軸。今茲使節往還，正爲彼此熱情與誠意交流之始端，誠能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由此而增進兩國之互相理解，而確立兩國之共同信念，而啓發兩國之一致努力，則善鄰友好之基礎可立，共同防共之目標可定，經濟合作途徑可尋。縱使前途進展，不免困難，亦必一本互讓互尊之精神，廓而清之，同人等返國之後，必以其所見所聞所知者，傳播於敝國國民，使盡人皆知貴國尊

重中國獨立自由之至意，知貴我兩國，對於東亞大局，所應共同分擔之責任，相與戮力，共濟艱鉅。貴國文化上產業上軍事上、各方面之進步，深可為敝國建國之借鑑，幸勿吝教，助其發展。今日之事，以實現和平，保衛東亞為第一要義。過去之創痕，有待於掃除，當前之局勢，有待於推進，未來之艱鉅，有待於共荷，兩國安危，東亞存亡，胥繫於此，願共勉旃。

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在東京帝國飯店發表

# 米內內閣總理大臣招宴席上答詞

總理大臣閣下，諸位大臣閣下，諸位閣下：

今天鄙人等奉命來貴國答禮，承首相予以款待招宴，不勝感謝與榮幸。

這次貴國阿部大使至中國慶祝國民政府還都，繼續調整兩國關係，我們並不以爲這是尋常的外交，而實於東亞劃一新時代，開一新紀元。因爲阿部大使把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，都帶到中國來了，我們接受之後，深深的感動，把中國對於貴國的期望，浴化於阿部大使帶來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。

鄙人等這次來日答禮，一些物質的東西都沒有帶來，甚至於最少的禮物都沒有帶來。因爲我們感覺物質是身外的，人類最大的禮物，還是熱情與誠意，因此我們也祇有將敝國全國所有的熱情與誠意，帶來答禮。我本人確信這兩國熱情與誠意交流，一定可以奠定中日兩國的和平基礎，和確定東亞全局的大計。

貴國曾屢次聲明，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，國民政府還都，貴國更不惜竭其全効支持。我們深信貴國不是專支持汪主席個人的，除了支持國民政府以外，最大和深遠的目的，還是支持中國的獨立自由。我們今日敢竭誠代表國民政府向貴國致謝，更代表全國人民向貴國致謝。

我們未到貴國以前，已經感應了貴國的熱情與誠意，到了貴國以後，更融洽於貴國熱情與誠意。今天我們初到東京，已領首相的教益不淺，我們留東京的時間雖然很短，深信這幾天內，更會多領首相和諸位大臣的教益。

我本人確信中日兩國將來還要共同擔負東亞的大任，祇是本人能力有限，不知能否副敵國人民和貴國人士的所期。今天能夠和諸位大臣相聚一堂，感覺得個人的責任更重。承諸大臣的教益，更增加了個人的學識和勇氣，本人雖不才，也願盡其棉薄，追隨諸位大臣之後，共負東亞邁進之責。

人的感情太熱，衷心過誠，每每阻礙了辭令的修飾，今天答辭的簡陋，希望諸大臣加以原諒。本人謹率同全體使節，借主人的酒杯，敬祝諸位的健康。

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在內閣總理大臣官邸發表

# 答禮使節團謝宴席上致詞

總理大臣閣下，諸位大臣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今天粗備薄酒，敬請諸位大臣，荷蒙光臨，彌增榮幸。我們對於諸位，感有兩重的謝意，其一，我們這次東來答禮，承蒙貴國殷勤招待，厚誼隆情，殊非言詞所能表示我們的謝忱。其二，我們在東京雖然停留只有數日的期間，但與各方交換意見，深承教益，這種熱情與誠意的交流，實開東亞歷史的新紀元，將來得以永久和平，中國尤其受益不淺，這更非言詞所能稍示其萬一。

我們明天便離東京了，我們雖然離去，對於這幾天的重大歷史的意義，一定永不能忘，現在臨別，本着依依之情，還想一貢未完之意。

我會說過事變非起於一日，而和平非倖成於一時，因此我明白承認，今天只能謂之和平開始，而不能謂爲和平完全成功，以後不獨有待於我們努力，尤待於貴國努力，更有待於雙方共同協力。

中日兩國的和平，今日已奠定了基礎，但由此基礎以建築起一座永遠崇高的和平寶塔，是需要相當時日的。中國書云「非常之原，黎民惧焉」，又曰「凡事難於圖始，而易於樂成」，可見非常的偉舉，不容易立刻成功，不過開始雖難，

而成就則容易罷了。

和平前途，還要雙方努力的，但一國的領袖時時有他崇高的理想，深遠的目標，只有排除萬難，邁進不息，自然有實現理想和達到目標的一日。我們對於東亞全局，對於中日前途，遠矚高瞻，爲百年大計打算，爲數萬萬的人類打算，既抱有這種崇高理想和深遠目標，縱使本身犧牲，也不惋惜，又何況祇有困難，我們斷不必稍存疑惧。

諸位大臣的責任，繫中日兩國的安危，我們的屬望極其殷摯的。諸位大臣的學養，實爲我們的先導，我們的觀摩，尤其得益的。我們德薄能鮮，一身不敢謂足以繫東亞和中日的安危，但有諸大臣爲之先驅，我們必當努力偕進，不敢妄自菲薄，更不肯甘自餒恧。

今日感謝之意，實非言辭所能盡述，酒肴粗簡，祇借以表示真誠，敬祝諸位健康，前途萬福。

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

# 貴衆兩院招宴席上答辭

小山議長閣下，松平議長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今天承貴衆兩院殷勤招宴，鄙人等實感衷心感謝。

鄙人在南京時，對於松平伯爵，小山議長，領益已多，想不到很短的時間，重複相見，而且更能和諸位先生晤面，這不但感覺榮幸，而且還抱有無窮的希望。

上一次松平議長，小山議長，兩閣下至南京參加慶祝國府還都典禮，我們已深深感到日本全國國民的真誠。此次來東，親聆松平閣下和兩院同人的教益，更見日本全國國民深切瞭解中國的處境，和對於中國表示的真誠，我們除了以衷心的真誠對日本國民答謝和共鳴之外，實在非言語所能表示於萬一。

鄙人是中華民國立法院長，深願對於憲政向諸位領教。

以憲政而論，日本有悠久的歷史，是中國的先進國家，以個人而論，諸位先生都對於憲政有深長的經驗，是為鄙人的前輩。鄙人以立法院長的地位，能夠親來貴國，親自觀摩憲法，親自敬聆諸位的教益，對國家，對個人，均有極大的進益的。

實施憲政，爲國民政府的政綱，我們務於短期之內實行，是毫無疑問的。但一國的地方自治不立。一部憲法也等於空文。中國地方自治不能躍進，其原因雖多，而大要分析在農村教育不能推進，及農村經濟不能發展。

教育推進的問題，不止在教育經費，而尤在於師資，我還記得在廣東時，汪先生一次要實施義務教育，經費是有着落了，而師資不足。我們估計廣東第一期義務教育，最少要八萬的教師，而師範學生，連前清末年所辦的優級師範，初級師範，乃至民國初期的高等師範，甚至在學的師範生全數，還不及六千。所以中國師範師資的養成，還是需要時日的。

至於農村嚴重的問題，因爲農民過多，耕地太少，現在中國農民每人平均耕地不過三畝多，因此地方的教育，警衛，交通，農民無法得有餘資開辦。古語有云：「救死不瞻，奚暇治禮義哉」，今日則變爲農民救死不瞻，奚暇談自治了。

教育不推進，地方自治的組織必不會健全，經濟不發展，地方的建設即無從着手，但我們實施憲政是早具決心的。我們對於教育，努力培養師資，選擇教材，妥籌經費，而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，除了增加耕地之外，則擬設法減少農民人口，慢慢移植於輕工業中。

教育，我們是可以自己推進的，但對於工業的發展，則不能不要求貴國予以

技術的協助，衷心的諒解。今天除了感謝主人，敬祝主人健康之外，更希望主人  
多多給於我們教益。

五月二十日正午

# 興亞團體聯合會及言論界聯合招宴 席上答詞

近衛公爵閣下，諸位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今天承蒙各團體招宴，至深感謝。諸位先生很關懷中日兩國的前途，研究中國問題也有素，我相信或者諸位對於中國情形比我還清楚。我這句話，不是自謙之詞，因為人類總有些惰性，生長於一個地方習然若忘，往往本身的弱點習慣了不覺，而偶然一個外人來到，一看便看出他的優點和弱點。

我留東的時間很短，或者沒有很長的時間領諸位教益，因此借今天的機會，多說一句誠意熱情的直率話。

中日兩國地理接壤，經濟密切，不應有事變的。論到文化，在明治維新之前，中國若干的舊文化久已流至日本，在明治維新之後，日本若干的新文化久已流到中國，照這樣兩國文化的交流，更不應有事變，為什麼我們不以為有的事變終於來臨，就根於兩國太不互相了解。我常常自省和自責，中國以前對於日本不但不了解，而且故意的不去求了解，雖然日本朝野言論，不把事變的責任，放在某

一方，而這種故意不去求了解日本的責任，我們朝野是無可逃避的，至少我個人是不願意逃避的。

現在中日是和平了，我們還須不斷的自省和自責，我們期望於貴國朝野的有一點，即是確定對於中國的希望。譬如兩個朋友，他們能夠做成朋友，除了了解性情之外，自己必定有意的或無意的想，一旦有事，這個朋友能幫我什麼忙呢，我又能幫他什麼忙呢！他對我的希望是什麼，而我對他的希望又是什麼，這種希望一經確定，兩人便可以作生死交。

過去中國對日本可以說絕不考慮自己的希望，甚至於也不去希望，這絕不是待朋友之道，我們應該深深自省和自責的。而日本對於中國的希望，有是有的一，然而從來沒有確定，中國不知道日本對於中國的希望是什麼，他的希望限度又是什麼，因此中國由懷疑而直至放棄一切希望，這是我們引以爲慚的。

現在我們的大方針已決定了，共同防共，經濟合作，睦隣修好，是我們最高的方針，我想本着這個方針做去，中日一定能夠永久和平的。不過依我個人的見解，戰爭決非起於一日，而和平也非倖成於一時，我還希望兩國有識之士以後還要共同不斷的努力。

我的意見以爲這次中日調整關係，不過是結束事變，與開始和平的第一個階

段。東方的道德與西洋不同，就是「莫逆於心」「相喻於無言」，一談到條件，覺得沒有意思了。因此我希望在結束事變之後，日本能夠不斷的自動的修正已定的關係，而中國也不斷的自動的增好未來的關係，這才是真正的和平。

我還抱有一個理想，以爲中日兩國將來有兩種機運，可以消滅爾我的痕跡。其一是東亞有一天危局的來臨，中日兩國共同站在一條生死綫。其二是和平之後，我們計畫出一個東亞國際的機構，防衛以東亞爲中心，經濟也以東亞爲中心，按着國家間防衛綫之長短，人口之多寡，以分配防衛之責任，按着國家間生存的需要，發展的程序，以確定工商業和資源的進展。這樣各保固有的主權，共擔安定的責任，忘記了這次事變的痕跡，並且放棄不必要的條件，那時中日兩國，真真永久和平了。

我爲貴國的熱情與誠意所感，不覺說話太長，不覺說話太不文飾，但我相信諸位先生一定體察我的熱情與誠意而加以原諒的，謹此敬祝主人的健康。

# 經濟團體聯合招宴席上答詞

諸位先生：

今日承蒙諸位先生款待，我們不止感謝，而且覺得榮幸非常，因為各界都是經濟界的領袖，事業是繁忙的，時間是極寶貴的，今日捨其繁忙的事業與寶貴的時間來款待我們，這真使我們不能忘記的。

諸位先生是經濟界的領袖，必定對於中日經濟合作前途很關懷的，我因為感謝諸位先生的熱忱，所以對此問題不辭有由衷之言的直率貢獻。

將來中日經濟合作，必根據於平等互惠的原則，自不待言，但凡是兩國合作，必須互相瞭解合作國家的處境和心理。事變之前，我常聽見貴國言論，說中國願意和歐美合作而排擊日本，這種觀察是誤解的。其實據我所知，中國以前固然沒有切實和日本合作，也沒有切實和歐美合作，為什麼呢？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國家，有她說不出的心理。

我從前在實業部四年，所有事業始終沒有和外國人合作過，並非我不願，事實上有不可能，我會憤慨做過一篇文章，中間有一段話，我今天介紹給諸位。

我說：『歡迎外資的話，我聽了不知凡幾年，但至今往復討論，不斷接洽，

還沒有效果，其故安在？中國的心理，一方面歡迎投資，一方面畏懼投資。外國人的心理也一方面希望投資，一方面懷疑投資。

中國人爲什麼歡迎投資也畏懼投資？這種心理並不是反常，而是根於歷史。以前中外所訂合同，也是喪失國權的，也有損害利益的，也有違反法律原則的，甚至超於外國本身的商業習慣的。何況外國人民在中國許多還有領事裁判權？所以與其悔於事後，毋寧慎於事先，於是定有種種外人投資的原則，有種種外人投資的限制，甚至于有些不大合理的規定。外國人既不能在董事會佔得多數權，又不能在一個公司得到總經理，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在中國投資呢？

外國人爲什麼希望投資也懷疑投資？他們有他們的希望，所謂希望決非其他，祇以爲中國爲一有希望的市場，爲一未發展的大地而已。然投資者的心理第一即在安全，中國政府是不是予以有力的保護，他們的待遇是不是和中國人民平等，這是他們猶疑之一。

此外還有一個不合理的懷疑心理，他們所要的不是普通營業，而是希望特權。因爲過去的中國法令不全，而外人每挾其臨於滿清的態度，要求過甚，所以他們的意思，資可以投，特權也要，最好在中國不納賦稅，不守法令，讓他們自由

有這兩種矛盾的心理，所謂外資，徒成奢望。我常對一般外國朋友說：中國有些限制固不合理，而外國的心理也要改善，否則投資之說，恐無良果可言，最好我們忘記了一切限制，而專從善意及了解做起。』

我這番說話是民國二十三年說的，今日說起來，恐怕情況猶然如此。中國為什麼要限制投資，和外國合作苦苦要佔投資額百分之五十一，因為中國是一個弱的國家，技術既沒有進步，所以堅持這個百分之五十一，為自衛的武器。

若以實質的經濟學眼光來說，一個事業的管理誰屬，每每在技術而不在股權，但中國除了股權多寡的爭持，他更沒有把握了，因此貴國要和中國經濟合作，必須了解中國的處境和心理，中國是一個弱的國家，因為國家弱，所以心理也弱了。今後中日兩國合作前途是長遠的，我們自己應該廢止了不合理的限制，而貴國人士也應該了解中國的處境和心理，最好更以事實表現，幫助中國，強化了中國的心理，正和我剛才所說忘記了一切限制，而專從善意及了解做起。

我所說的是衷心之言，諸位先生一定諒解我的衷心，而恕其直率。敬祝中日合作前途的光明，敬祝諸位先生的健康。

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

## 廣播演詞

親愛的日本國民們：

今夜我能夠在貴國的首都，親自向諸位說話，本人感覺非常榮幸。今夜廣播，雖是短短的時間，而我終生是永遠不能忘記的。

貴國阿部大使到敝國來，慶祝國府還都，調整兩國關係，同時把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，都帶到中國了。我們中國朝野，非常感動，也非常熱烈，因此國民政府派遣我來貴國答禮。我到貴國，雖是答禮，但一點禮物都沒有帶來，可是我並不慚愧，因為中國所有而所帶給貴國的，也僅是熱情與誠意，我此行都把他帶來。我相信我帶來這種熱情與誠意，一定和阿部大使帶給我們的貴國熱情與誠意，互相交流的。兩國這種熱情與誠意互相交流，我確信可以奠定中日永遠和平的基礎，和奠定了東亞百年大計。

我這次來到貴國，親眼見着貴國的熱情，愈加強了我個人的信念，那信念是什麼？就是中日一定可以永久和平，中日兩國一定可以誠心合作。我們忘記了這次事變罷。我們不但要在心內忘記，還要在歷史上消滅牠的痕迹，因為我們前途是光明的，而且還要共同擔負安定東亞的大任的。

中國目前雖然還沒有做到全面的和平，但以兩國的熱情和誠意交流，我確信最近的將來，一定可以實現的。我們應當忘記已往，注意將來，現在世界正在劇變，中日兩國的人民，更應親愛合作，準備共同擔當未來的大任。

我很感謝貴國全國的熱情與誠意，我此次回國，一定把親眼見的告訴中國全國的國民。

中日兩國的地理太接近了，兩國的經濟關係，也太密切了，照理論，照事實，實在不應有事變，而且貴國在明治維新之前，中國的舊文化已有若干流至貴國，明治維新之後，貴國的新文化也有若干流至敝國。這樣文化的交流，照理論，照事實，實在更不應有事變。

可是不應有的事變而終於到來，我想凡是兩國的人民，每一個都慨嘆，都煩惱。現在兩國又重新攜手了，好像兩個兄弟，雖然一時有些小意見，而因為兄弟的關係，終於相見以誠，相規以義，終於合作。諸位親愛的朋友們，我們慨嘆是沒有用的，我們應當互相努力，以了解代替那慨嘆；煩惱也是沒有用的，我們應當互相努力，以至誠合作消滅那煩惱。

中日這次釀成空前的巨變，太是不幸了。我們爲着這次事變，無時不自省和自責，前年和去年以至今日，讀了許多日本朝野的言論，很多自省和自責的說話

，更加重了我們的自省和自責。

貴國朝野許多言論，對於這次事變，不把戰爭的責任放於某一方，這是我們很感動的。前年近衛公首相，本着悲天憫人的崇高理想，首先放送和平空氣，更是使我們感動的。因此汪精衛先生有豔電的主張，我們同志和國內有識之士，羣起擁護，這種心坎的共鳴，我想凡是人類都應該同心相應，同氣相求的。

大凡兩個國家的事變，決不是起於一時，而兩個國家的真正和平，也決不是倖成於一日。但大家能夠常抱着近衛公爵和汪精衛先生的理想和精神，我們兩國決不會有事變的，而且將來更不會有事變的。

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半在東京廣播電台

# 京都官民招宴席上答詞

川西，市村，田中諸位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此次鄙人等奉命至貴國答禮，現在任務完畢，得有機會來游京都，今晚復承各位招宴，雲誼高情，至深感謝。

京都日本的古都，也是日本的文化中心，迴憶鄙人十八年前來游貴國，那時無日不想至京都觀光，終因事未果。自是十八年間對於京都的文物，無時不繫之懷抱，今日至此，一旦實現十八年中的夢想，真是感覺非常的愉快。

京都日本文化的源泉，我們到了此地，感覺全京都充滿了和平氣氛，彷彿身心都沐浴在氤氳的文化裏，又承諸位慇懃招待，不吝指教，其親熱之誠，至足感人，因此更使我們感覺非常的愉快。

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，有二千多年的深長歷史，至於隋唐之世，尤為隆盛，到了今日，中國的典章文物，在中國久已消失的，京都還是保存。因此中國研究文化的學者，每每提到貴國的京都，無不心儀嚮往，我們今日和諸位會晤，不但感懷歷史，還似重見故人。

這次中日兩國的事變太是不幸了，以兩國有千數百年的友誼，而不幸有此事

變，不但我們千年前祖先萬不會想到，就是四五十年前我們的祖父也萬不會想到。這是誰的錯誤呢？還是我們現在的後輩應負其責罷。我們兩國的祖先，勤勞辛苦，互爲文化的交流，他們現在希望我們後代彼此以誠相見，永以爲好的，今日我們感懷歷史，真是惹起無窮的自責，以後應該如何彌縫此次的缺憾，以期無負於兩國祖先的期望，和無負前此千數百年文化交流的前功。

文化的交流，不止可以消弭事變，並且可以增進兩國民族的友誼，更進一步可以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的，我們今後應該本着已往的歷史，更盱衡未來的前途，兩國文化應更加緊密切，取互尊互讓的態度，來恢復東方的精神，這是我們罄香以禱的。

今夜承各位懇懃款待，於感激之餘，遂不禁緬懷過去中日已往文化交流的歷史，欣幸在貴國文化中心的京都，深想諸位以款待的隆情，重肩密切文化交流的大任。至於鄙人等雖才力淺薄，也願追隨諸位之後，共作恢復這種文化緊密交流的前驅的。

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時

# 大阪官民招宴席上答詞

半井，坂間，安宅，中山，諸位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此次鄙人等奉命至貴國答禮，現在任務完畢，道經大阪，承各位招宴，厚誼隆情，殊使鄙人等既感且愧。

大阪是日本的工商業中心，在座諸位，都是工商業的領袖，縱使有不直接經營工商業的，也當間接有關，最少也對於工商業有若干的關懷與興味。我會記得，我們在東京承經濟界招宴，我曾披肝瀝膽，向招宴諸君陳辭。今日在這個工商業的中心，承蒙歡迎，爲着衷心的感謝，更不容我不再披肝瀝膽的再說幾句直率的話。

中日兩國以後一定能夠在平等互惠原則之下經濟合作，這是毫無疑義的，共同開發中國資源的一句話，我們也是一定能夠實行，這也是毫無疑義的。但共同開發資源一句口號之下，諸位決不要忘記了日本應當協助中國發展工業的一個重大涵義，怎麼說呢？既名共同開發資源，貴國也應當加入資本，我們也應當加入資本，可是投資的第一問題，即在投資之後，大家的資本安全與不安全，倘若不能安全，貴國必不會投資，而我們的實業家也不會投資，大家要資本安全，首在

### 中國的安定。

我曾在東京貴衆兩院歡迎席上，明白的指出中國若要實行地方自治，必須發展農村經濟，換一句話來說，中國若要政治安定，也必須發展農村的經濟。說到農村發展，真是千頭萬緒，但最要的問題，即在減少農民的人口，而把他們移植於工業中。中國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，而農民平均每人得地祇得三畝多，這個嚴重問題，無論如何也必須解決的。

諸位不要恐怖，以爲中國工業發展，便妨害了日本工商業。我以爲中國工業發展，只有助於日本工商業，而無害於日本的工商業。我有以下的簡單理由：

第一、我也知道日本重工業還沒有至自給自足的程度，可是她已經由工業而躍進於重工業的階段。譬如我們建築一座十三層的寶塔，日本已達到十一層，不久便蓋頂了，而中國的輕工業還在萌芽，所有自製品，都不能自給。我調查了十七種輕工業，能夠有餘的只是絲織品和火柴，其餘十五種都和本國消費量相差太遠，棉織品差百分之八・九，毛織品差百分之七十八・四，針織品差百分之九・六，麵粉業差百分之五・三，砂糖業差百分之五十五・六，捲烟差百分之二・五，玻璃差百分之五十三，搪瓷差百分之十七・九，製革品差百分之四十四・六，橡膠品差百分之二十九・一，紙類差百分之六十四・一，水泥差百分之十六，磚

瓦差百分之十六，三酸差百分之三十四·六，碱差百分之三十三·五，而且其中不純粹是中國資本的，例如棉織、針織、毛織、麵粉、砂糖、捲烟、外國資本很佔重大的位置。諸位不要以爲這個數字相差太大了，其實中國人民太窮了，假使國民經濟稍爲活動，他需要的相差額，便立刻顯出比現在的相差額超過數十倍了。因此我以爲中國的輕工業發展，是爲國民經濟進展的第一步，中國的國民經濟進展，不獨有助於日本的重工業進行，甚而有助於日本的輕工業進行。

第二、事變之前，日本的進口價值，每人平均爲五元六角美金，而中國僅得六角美金，相差竟至百分之八十九，中國人口比日本多五倍，而每人平均入口價值只及日本百分之十一，這就可以證明中國人民太窮，沒有購買能力。中國人民爲什麼沒有購買力量，就因爲沒有輸出，所以沒有錢來和外國交換貨品。中國大宗的輸出是棉花、桐油、雞蛋、腸衣、猪鬃、未製皮革等寥寥幾項，連每日依此爲生的米和麥，也得自外國運來，而且還要大宗運來，中國若照此赤貧下去，固然無法生存，就是對於日本的重輕工業，也要連帶的沒有購買力量。所以我說中國若能發展工業，於日本的重工業固然有好處，就是輕工業也有極大的好處。

或者諸位還有少數人要問，中國發展輕工業，誠然對於日本目前有好處，但中國輕工業能自給時，豈不是日本的輕工業少了銷場嗎？將來中國輕工業發展至

相當程度時，還要爬上重工業階段的，日本的重工業豈不是要受影響嗎？我可以答覆諸位，依照經濟學人類慾望增加的原理，是絕對不必憂慮的事。我們拿重工業來說罷，中國的幅員這麼廣，交通線又那麼短，日本目前乃至稍遠的將來的鐵道器材，決不足供給中國的。汽車和飛機也不能供給中國的。只就這兩種來想，日本依着中國的交通發展來推進日本的重工業，那就繁榮無限了。又拿輕工業來說，中國農民還沒有能力穿細紗，至於毛織品則未嘗夢見，只就這兩種來想，中國經濟稍能發展，對於日本的需要也就可以想見了，舉一二以例其餘，諸位先生當能推想其他一切的，還有許多理由和數字，今天因為時間關係不容許我詳細提供諸位參考。要而言之，我奉勸諸位對於中國工業發展，要妨害日本的問題，不必憂慮。人類慾望的發展，是隨着經濟進步的，中國經濟愈發展，需求於日本的必愈多。過去祇爲中日的感情隔膜，才弄到有無不能相通，長短不能互補，今後我們必須根本改善彼此心理，增進彼此友誼，無論任何事件，對於已往，大家反省和自責，對於將來，大家互諒和互讓，我深信彼此永遠能和平能合作的。

在座諸位，都知道中日還要共同擔負東亞的大任的，若中國經濟發展，中國必無力分擔重任。要中國經濟發展，日本應該以協助中國發展輕工業爲始。我感於中日兩國共存共榮的重大，所以今天先提出這個問題供諸位考慮。我的言詞是

率直的，而我衷心是真摯的，諸位都是工商業的領袖，必定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有年，一定能夠了解我的真誠，而予中國以有力的資本和技術上的協助的。我爲中日共存共榮，敬祝諸位健康和兩國前途的幸福。

（五月三十日下午七時在新大阪飯店發表）

## 華僑聯合招宴席上答詞

主席。諸位僑胞先生：

今夜承諸位的歡迎，並承諸位先生對於我們讚獎，實在使我們既感且愧。

我們此次來日答禮，每到一地都有僑胞歡迎，甚至深夜也來歡迎，這種盛意實使我們感動的，今夜與宴諸位先生，多數都是從日本各地來的，不遠千里而來招待我們，實在有說不出的謝意。

說到慚愧方面，我個人更感覺這次有負大任，日本對於中國是具有熱情誠意的，中日和平前途是很有希望和光明的，假使這次負責答禮專使責任的人，資望比我深，能力比我強，我相信收效比我一定多至百倍千倍，我個人力薄能淺，而諸位不責備我，反而盛獎我，真使我慚愧無地。

現在中日宣告和平了，我今天向諸位明白承認，前途不能說沒有些小困難，要掃除這些困難，除了兩方政府協力之外，還得要兩方國民共同努力，諸位先生旅日多年。怎樣向日本國民表示真誠，怎樣以自己的真誠換取日本國民的真誠，一定比我還明白，用不着我囑咐的，但承諸位先生看重我，因此也不客氣指出幾點，希望諸位先生注意。

我會記得在國民政府還都的頭一天，對中國國民廣播，中間有一段話，我現在向諸位重複申述一遍。我說：

「這次中日和平是雙方的，不是單方的，大家都瞭然於中日兩國的前途，東亞的大局，世界的趨勢，知道東亞和平的責任，決不是一方所能單獨擔負的，必得雙方共同努力的，因此兩國有識之士提倡於前，兩國人民景從於後，方有今日和平的實現，所以我們同胞要認識，中日今後是患難朋友，是患難的兄弟，我們更要認識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，我們應該站起來，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，中國國家是和日本國家一樣獨立自由的。」

我們怎樣站起來呢？就是自己要立人，換一句話是好好的做人，個人自己不能立，國家也不能立，國家不立，國是無從建起的，兄弟以爲要自己站起來，最少要有三件事要注意。

第一是負責任：我不要求各位談空虛的道德，更不要求諸位談封建的道德，我所要求的是大家負責任。人是有責任的，對國家有責任，對社會也有責任，在政府若不公忠體國，就是不負責任，人民若不盡國家義務，就是不負責任。中國爲什麼變成積弱之國，因爲自清末以來，政治和社會都腐化墮落了，這種薄俗末流，至今日還不能矯正，因此被人蔑視了，自鴉片戰爭以來，不斷的惹起戰爭和事變了，假使政府和人民都能自始至終的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，先替國家和社會

打算，然後才替自己打算，我相信今日中國並不會這樣衰弱，諸位同胞們，負責任就是道德，嚴格說起來，責任之外，更無所謂道德，以後我們真真要認識國家，認識自己的責任，否則平等獨立自由都是空的，平等獨立自由不是人家給我們的，應該自己拿人格去取得的。

第二守尊嚴：國家的尊嚴要維護，用不着我說了，我要說的是個人的尊嚴，人是有尊嚴的，四書所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這是人的尊嚴，人的尊嚴守不住，那便配不上稱人了。可是我們要知道，驕妄絕不是尊嚴，因為同是人類，我們固然要自尊，同時也要尊人，驕妄不止不是尊嚴，而且是損失了自己的尊嚴，我們更要知道，卑屈更反乎尊嚴，絕對損失了自己的尊嚴，我最痛心和傷心的，我見許多人既不尊人，也不自尊，不論和國內的人和國外的人交朋友，不是妄自驕大，就是甘自卑屈，甘自卑屈固然損失自己的尊嚴，妄自驕大，也何嘗不是損失了自己的尊嚴，如果我們同胞不從守尊嚴起，可以說自己既不求平等，更從那裏去求平等，我今後希望於同胞們，我們應該切戒驕妄，痛戒卑屈，否則自己不能立人，怎樣去立國和建國呢？

第三求知識：我所謂知識，絕對是指科學知識，現代的人們，若不接受科學，是不能生存的，同樣的，國家若不能應用科學，也是不能生存的，我們以前太

蔑視科學了，太拒絕科學了，無論任何事物，都比人落後，諸位不是時常聽見人說中國是一個落後國家嗎？什麼是落後，簡單言之，就是人家接受科學，而我們拒絕科學，因此人家一天天的前進，而我們一天天的落在後面，諸位同胞，今日世界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，國家和個人的生存也是建築在科學上面的，世界的國家有前進和落後之分，就在於接受科學的先後，世界有近代國家和殖民地之分，就在於接受和拒絕科學，我們要中國真真的獨立自由，應該照孫先生的說話：「迎頭趕上」，才有希望。

我這番話，或者在座諸位已經聽過了，或者在報紙上已經見過了，為什麼我今天還向諸位重述一遍，因為我這番話是我心坎裏的話，我不但拿着勉人，還拿着律己，諸位看我這回來日本的態度和行動，就知我要希望人做的，必定自己先做，在座的諸位同胞請原諒我說話的率直，我爲着中日兩國的前途，爲着中華民國的前途，爲着僑胞的前途，我不得不說率直話，不得不說老實話，我們明後天便離開此地，以後在日本的國民外交，要全靠諸位了，我的言語也許粗直，但真

是出諸至誠，敬祝

諸位健康，敬祝中日兩國求久和平的幸福！

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七時在大阪中央公會堂

## 神戶官民招宴席上答詞

坂閣下，勝田閣下，樞並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我們初來已受諸位歡迎，今日歸國又承諸位先生今夜歡宴，神戶諸位先生真太隆情，我們同人感覺無盡謝意，並且我們視察阪神兩地華僑都能安居樂業，雖在事變之時，也都能安居樂業，這尤使我們對諸位表示無盡的謝意。

回憶我們初到神戶之日，心內覺有無窮的感動，除了今夜在座主人殷勤招待之外，碼頭上聚集數萬的青年學生來歡迎我們，中國的兒童雜在日本的兒童隊伍中，日本的兒童也雜在中國的兒童隊伍中，真是令人不相信中日有過非常的事變，同是也令人確信中日將來不會再有什麼不幸的事變。

中日的兒童爲什麼這樣親居相猜，就因爲兩方心內彼此知道兩國有二千多年的親摯友誼，有二千多年的交流文化，因此心靈相通，於是泯滅了爾我之見，我那天實在太感動了，以爲兒童這樣天真，我們成人應該怎樣感奮呢？

我未到貴國之前，已經了解貴國的熱誠，到了貴國以後，更親見貴國的熱誠，每至一個車站一個城市，都有貴國的男女人士拿着中華民國的國旗來歡迎我們的，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，可見是尊重中國的獨立自由，是貴國朝野的舉國一致，

這種真誠，我們回國之後，不止報告政府，還要報告於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。

中日兩國的危險已過去了，然而前途我們不能說沒有困難，不過困難是容易克服的，中國古語有說：「至誠所感，金石爲開」，彼此誠心誠意合作，前途就有些小困難，也會變成康莊大道的，我會說過今後，日本應該諒解中國的處境，不斷的自動修正已定的關係，而中國更要了解日本的處境，不斷的自動增好未定的關係，無論什麼事，日本替中國想想，中國也替日本想想，同時兩方也替東亞大局想想，這樣兩國沒有不永久和平親愛的。」

我自到貴國以來，公開說話已上十多次，諸位一定已經了解了中國的真誠，了解了我個人的真誠，所以今夜也不多說了，只是我今夜要特別對貴國感謝的，我到貴國以來，態度都是很率直的，言語都是很坦白的，貴國朝野不以我的率直坦白爲無禮，反而加我以真摯的共鳴，這真是令我感謝不盡的，兩方還有說不盡的話，彼此當長久以心相感，以誠相應，我代表同人深深祝諸位的健康。

六月一日下午七時

## 附神戶上陸官民歡迎會上答詞

當國民政府改組還都南京的時候，蒙貴國派遣使節團到中國來，實感謝得很。我們這次奉命至貴國答禮，現在已一路平安，到達神戶，快要行赴東京了。將來在東京任務完畢之後，希望能視察貴國各地，並與各當道懇談。現在登陸，親見貴國對於和平運動上下一致的援助和協力，謹此再表深厚的謝意。

五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在神戶發表

# 九洲經濟俱樂部招宴席上答詞

渡邊會頭閣下，諸位閣下，諸位先生：

今夜承蒙諸位招宴，至所感謝，對於中日前途，及對於中日如何始可合作，我今日下午已在帝國大學講得很詳細，今夜似乎用不着再講了，祇是諸位都是經濟界的領袖，對於中日經濟如何始能發展，一定還很關心的。剛才渡邊會頭也說過，要我表示中國的希望，我承蒙諸位招宴的盛意，深想再向諸位表示一些小意見，本人平生對於道德和政治，有一個基本的觀念，即是以爲除了責任沒有道德，除了經濟也沒有政治。今夜不是談道德問題，姑且擺開，現在專討論經濟。

我自始至終以爲若果中日經濟若有一個整個調整的計劃，換言之，即是有三個完善的合作方法，中日決不會有事變，在將來也決不会有事變。

所謂調整，所爲合作，即是有無相通，長短互補。中國所有的是資源，而所缺的是資本和技術，而日本現在進展的是重工業，將來所需要的是輕工業必需品。我們於這個問題，能平心靜氣的想，能開誠布公的做，中日前途一定很光明，而東亞前途也一定能安定的。

但是要東亞安定必首求中日安定，要中日安定，尤在於首求中國安定。中國

以農立國，是不能安定政治的，必得以「工農立國」，因爲農民人口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，而每人所得耕地不過三畝多，因此不能大量生產，生產既不能大量，他的農產品固然無法供給日本的需要，也不能供給中國的需要。試看中國每年米麥進口佔全進口四分之一，就可以知道中國貧困的原因，因此農民沒有購買能力，一方面是不能購買日本的貨品，而他方面也不能應日本的需要。

工農兼重是中國今日立國的政策，因爲中國能夠將農民人口一半移於輕工業中，國民經濟也活躍了，農民也能比較大量的生產了，日本重工業也可以消化了。我希望於日本人民的，萬萬不要誤解，以爲中國發展工業，便妨害了日本，中國發展工業，不但不能妨害日本，而且更是有利於日本，至少第一，政治安定，爲日本投資於中國的大利，不至使日本時時當心投資的安全。第二，農民有了購買能力，使日本經濟也能活潑。第三，農民人口減少，則可以比較大量生產，米麥棉等不止可以供給本國，還可以有餘的供給日本的需要。我隨便想想，已有許多理由，諸位先生儘可以根據我的說話研究了。

中國太窮了，每年入口價值，每人僅占美金六角，而日本則占至美金五元六角。相差之額，竟至百分之九十三。其原因就因爲沒有出口與人交換，更沒有出口與日本交換。假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稍稍發展，其利於日本爲何如，諸位先生是

經濟界的領袖，於此原理，當已研究有素的。

所謂經濟的發展，最要是金融的流通，而金融的流通，完全在於生產與消費的合理分配與交換。我在東京經濟界的招宴，在大阪官民的招宴，已有披誠的陳辭。將來回國之後，更想把那兩番意見，印刷出來，寄給諸位參考。對於中日經濟合作，我研究已有許多年。據我愚見，實在沒有衝突，只有可能，我希望諸位對於中國的經濟，讓其循必由之路發展，更加以資本和技術的合作。現在歐戰擴大，其結果如何，雖不能測，但最重要的，則東亞經濟應成立一個單位。若平日經濟不能合理化，則東亞必難安定，將來只有受歐美支配，於中國無益，於日本也有大損，這是我的愚見。

中日前途是光明的，縱有小小困難，也容易克服的。以我們兩國合起五萬萬餘人的人口，推誠合作，甚麼困難，也會迎刃而解的。無論歐美任何國家，也擋不住我們共同前進的，祝諸位的努力！祝諸位的健康！

六月三日下午七時在福岡發表

# 在九洲帝國大學演講詞

（中日兩國如何可以永久和平，如何才能經濟合作）

總長，諸位教授，諸位同學先生：

這次兄弟到貴國答禮，能夠借此機會到貴國的最高學府，與貴國的遠見之士見面，和交換意見，兄弟實感覺不勝榮幸。

現在世界正在劇變，兄弟原想有許多問題請教各位的，但我想，世界雖在劇變，而關係本身的，還是中日問題，還是東亞問題，因此我想擺開世界問題不談，而專提出中日兩國的根本問題，本着個人的見解，向諸位作一番誠摯的貢獻。兄弟這次東來，並不是形式的答禮，而是帶着全國朝野的誠意與熱情，希望我們的誠意與熱情，和日本的誠意與熱情交流，因此今日的說話，都是朋友的說話，兄弟的說話，或者說話之中沒有文飾，或者見解之中容有錯誤，也希望諸位先生本着朋友和兄弟般的情誼，予以諒解。

兄弟在中國時，碰見日本的朋友們，頭一句問話，都問：『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永久和平，』第二句說話，便是：『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經濟合作。』我到了貴國一個多星期，遇見貴國朝野人士，大致也都是這兩個問題。今日兄弟打算

就把這兩個問題本着個人見解，向諸位懇摯的貢獻些意見。

第一，我們就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永久和平來說罷，我以為兩個國家的事變，決不是起於一天的，必定兩國積累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誤解，才出於一戰。兩個國家的和平，也不是倖成於一時的，必定兩國積累了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了解，才能永遠和平。

自從九一八事變，兄弟便日夕想着中日兩國必終有一日淪入血海，日日希望解決，而終尋不出解決之道。因為我總覺得中日之間，橫着不可解的怨恨，而兩方都抱有不可解的敵意，這種怨恨和敵意，一天不能消除，暫時的和局是不能挽救未來的危險，因此我曾費了很長的時日，來探討怨恨的來源和敵意的癥結。

我很覺得奇怪，日本和歐美對於中國同是一個外國人，但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，他比碰到一個歐美人容易了解，容易做朋友；尤其在歐美地方，一個中國人碰到一個日本人，他格外容易了解，格外容易做朋友，可是我更覺得奇怪，這個中國人和日本人一分手後，便在背後，互相敵對，互相蔑視。

我不知道自己的觀察對不對，我以為這種敵對和蔑視，實在基於內心的嫉妒，在中國這方面，以為中日好像兄弟一樣，在日本沒有維新之前，中日的命運也正相同。可是日本強了，中東之役，中國是失敗了，日俄之役，日本又戰勝了，

不但如此，日本且模仿歐洲帝國主義的方式和辦法，向中國侵略和壓迫了，好像兩兄弟，以前都是捱受慘苦的命運，現在一個是強了，一個是弱了，這個強的不但不援助弱的兄弟，而且加緊和外人向這個弱的兄弟壓迫，這個弱的兄弟怨恨強的兄弟，自然比怨恨一般外人更深刻。不過日本之強，中國知道沒方法可以遏抑的，於是把怨恨都寄託於蔑視，以為日本雖然強，從前她的文化是由中國去的，中國一度既是日本文化的源泉，無論日本怎樣強盛，我還是一個老大哥，你儘管強，我儘管瞧你不起。

至於日本方面，在維新之後，國力未充，其勢不能和歐洲的帝國主義爭雄，也只有向中國下手，以為中國老大了，腐化了，很有點『天與不取，實受其殃』的神氣。不過內心一想，日本從前的文化雖然不是全部來自中國，至少有若干文化孕育於中國，於是她極力模仿歐美，極力想忘記她的兄弟國家，好像強的兄弟，以不認他的弱的兄弟為榮，以為一個強者有了弱的兄弟，是喪失了他的身分和體面。不但要忘記他的兄弟，反而更壓迫他的兄弟，以為這樣才表示出他有資格和歐美齊觀，並非和中國等量。

他們彼此都具有內心的嫉妒，不特不設法互相了解，而且故意的不去求了解，就是中國人方面的所謂『日本通』，而日本方面的所謂中國通，也都本着互相

蔑視心理，相互的偵察，而不試求相互的了解。日本通所得到日本的結論，就是『日本人不可靠』，而中國通所得到中國的結論，就是『中國人容易欺負』。憑着這種內心嫉妬，已足打仗而有餘。所以我常說，縱使沒有蘆溝橋事變，縱使沒有九一八事變，中日兩國始終要打一次大仗，非大家淪入血海不可，這種慘運似非憑少數有識之士，在短促時間所能挽回，我無以名之，只有名之爲歷史上無可避免的悲運。

現在中日事變已延長差不多三年了，雙方同蒙重大的犧牲，日本方面已經有了根本的覺悟，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，從前以爲中國可以不戰而屈是錯了，一戰而可以中國瓦解也錯了。中國方面也有了根本覺悟，知道以前的觀察完全錯誤，從前以爲相鬥下去，日本經濟必定崩潰是錯了，中日戰爭可以惹起日本之革命也錯了。兩方已經覺悟到，中國之所謂最後勝利只是一種宣傳，而日本之不能滅亡中國也是事實。兩方面同時感覺到筋疲力盡，內心的嫉妬也在戰爭中彼此認識而消除，而兩方更同時感覺到東亞前途滿佈着危險與困難，決非中日某一方所能擔負，而非共同擔負不能解決東亞的危局。這時是中日兩國棄嫌修好的時機，也是中日兩國翻然締結永久和平的運會。

現在中日兩國的關係已在調整中了，但我們要永久和平，還得注意幾點：

第一點：這次調整關係，中日兩國當局都有他的困難，因為條件不好，中國人民必定以為日本還沒有誠意，如果條件太好，日本必定有一部分人民以為戰了三年，所為何來。所以我本人認定這次調整關係，僅為和平運動之第一階段，除了中國方面所要求的獨立自由，所要求的統一，所要求的立刻實現的事實，所要求的日本先信賴中國之外，日本應該在調整關係之後，不斷的自動的修正一切的關係，這樣事實只在，互信必生，東亞百年大計，也可於此奠定。

第二點：剛才兄弟所說，中日雙方的內心嫉妒，非根本消滅不可，這事實關係到國家的政策，國民的教育，我在三月二十三日曾向貴國廣播說：中日共存共榮，在往昔不過是一個名詞，而在今日，在將來，算是一件事實，我們絕不要忽略，我們更不要輕視。中日兩國如果繼續仇敵和蔑視，我深信必會兩敗俱傷，非有親愛和平，我們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，我們關係既這樣密切，祇有兩方以兄弟相待，方可以達到這個目的，若果以仇敵相待，只有同歸於盡而已，我們今後，不祇尊重日本國家的尊嚴，國民的尊嚴，更尊重自己國家的尊嚴，和自己中國國民的尊嚴，更盼望日本尊重中國國家的尊嚴，和中國國民的尊嚴，就是想雙方根本消滅內心的嫉妒。而易以相互的親愛。

第三點：在中國方面有識之士應該告訴人民，以後不可對日本存有報復心理

，而在日本方面有識之士應該告訴人民，以後不可對中國存有『防止報復』的心理。因為在中國方面若存有報復的心理，結果只有釀第二次大事變，就使日本戰敗，而終於賓冤相報，中日兩國都歸於衰弱和滅亡，在日本方面若存有防止報復心理，其結果也只有刺激中國人民，增強他們的報復心，這次歐洲大戰，就是凡爾賽會議對於戰敗國過於防止報復來的，中日兩國若能一方面不存報復之心，而他方面更能不存有防止報復之念，我敢保證中日永久和平一定能實現的。

第二便說到中日兩國如何才可以經濟合作了，對於這個問題，我以為有兩點應該注意的，第一是中國人民心理的了解，第二是中國需要的了解，我很簡單的說說：

第一，在事變以前，我常聽到日本方面說，中國專願意和歐美合作，而不願意和日本合作，以此證明，中國是專排日的。然而據我所知，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後，中國固然沒有和日本經濟合作，和歐美也沒有真正試過這經濟合作。甚麼原故呢？外國人和中國人都各有心理上的矛盾。

在外國人方面，一方面是希望對中國投資的，而一方面也畏懼投資的。為甚麼希望投資呢？他們知道中國的市場是有希望的，中國的資源還有許多未開發的。為甚麼畏懼投資呢？他們在前清末年，凡在中國投資都有特權。所謂特權，即

是可以不守中國的法令，可以不向中國納稅，現在國民政府有了許多法令限制，因此沒有從前的特權，他們便不肯投資了。

而在中國人方面，一面是歡迎外國投資，而一面也拒絕外國投資。爲甚麼歡迎外國投資呢？因爲中國的資源的確急待開發，中國不止需要技術，而且更加需要資本，因此只有歡迎外資。爲甚麼拒絕外國投資呢？因爲在歷史上的經驗，中國人凡是和外國合作的，多半吃虧，結果不祇利益盡爲外國拿去，連管理權也給外國拿去。因此外國人的資本不來，天天喊歡迎，及至外國的資本來了，免不了立刻疑懼，中國政府有了種種的外資合作限制原則，都根據這種疑懼心理而來。

中國和外國的人都有心理上的矛盾，所以不獨中日不能合作，中國對歐美也不能合作。我在實業部四年，期間不爲不長，但始終沒見過有外人真願和中國合作。我拿一個例來比方罷，中國對外人投資有一條限制原則，即是中國資本要佔百分之五十一，而外國資本只能佔百分之四十九，我凡碰見外國人，他們都對這個原則表示不滿。其實我自己也覺得可笑，因爲就一般事實來說，大凡合作事業，其權力之能否保有，有時不完全在股本之多少，而在技術之高底，譬如美國的通用電器公司與歐洲各國合資，在法國兩廠，一佔百分之十八，一佔百分之十，在德國兩廠，一佔百分之三十，一佔百分之十一，在荷蘭一廠，佔百分之二十，

都取得了管理權，可見不是資本過半，便沒有問題的。

不過中國是一個弱國，對於工業還在萌芽，若和外人合作，自然免不了疑懼。中國人的資本還占過半數，或者不完全合理，可是除了這種限制，中國更沒把握了。所以日本要真和中國合作，也應該明白和了解中國的心理，那就是首先除去本身的矛盾的心理，其次設法消去中國的矛盾心理。中國要占資本百分之五十一，就讓他占五十一，如果能做出幾件大的事業，表現出合作的親愛精神，以後要百分之五十，六十，自然容易做到了。

第二說到中國的需要了。中國的需要是要由農業國，而走上農工並重的國。這個目的不能達到，中國必不會安定，中國不安定，不獨不能和日本合作，而且不能協助日本。不獨不能分擔安東亞的責任，而且還為東亞安定之累。我可舉出幾個理由。

第一，中國以農立國，絕不會彌補入超。中國自海通以後，入超差不多是常則，出超只是偶然的變態。談到經濟問題的，無不慨嘆於中國入超之鉅，彌補之難。但細細觀察，我絕不憂慮入口之多，而是憂慮出口之少，大概事變未發生而歐洲還在安定時期，中國每人僅佔入口貨物美金六角，比之英國每人占四十四金元，法國二十六金元，美國九金元，日本五金元六角，固瞠乎其後，即較之素主

限制入口的俄國，還差五角，新興未久的土耳其，還差一元四角，產業仍未發達的印度差兩角。我平時都這樣想，假定我們依舊以農業立國，最好的也只好做到每年入口四分之一的農產品如米，麥，棉，過此則似已有天塹的鴻溝，更不能超過一步。將來我們農業品的剩餘，絕難找到外國的市場，米有安南暹羅做南進的壁壘，麥有加拿大，美國，和澳洲作西進的障礙，棉也只能賣到日本而且為數只有數千萬元。此外如果要大量生產輸出和人交換，非從農業以外打通一條路線不可，最低限度非第一步先從輕工業想出一個辦法不可。

第二，中國以農立國決不會安定經濟。中國雖然沒有極確的統計，但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大概近是。這樣多量的農民，實在可以制中國的死命，何以故呢？

A、農民過多，土地的分配必少，據國聯專家報告，中國農民能力可以耕作十五畝，南京金陵大學對於農業有很悠久的研究，牠的估算每農戶分配的適度應為八十畝（每農戶以六人計），那麼和專家的估計差不多。但實際中國農民平均僅得三畝多，如果我們不設法減少農民的數目，中國必無大量農品生產的希望，穀貴固是恐慌，而穀賤也是恐慌，經過許多年的經驗，我們已有深切的體察。

B、農民過多必不能利用機器生產。這個理由很是簡單，因為農民過多，勞

力必廉。農民勞力太賤，結果必不能利用機器。同時個人所得土地太少，實無利用機器之必要，而且小農制也不容許使用機器。勞力的功能是有限的，機器的功能是無限的，因所得的土地太狹，不能使用機器，因不能使用機器，而致生產短少，這樣互為因果，於是全國的經濟遂無法安定。不但如此，農田的耕作，肥料很佔重要的地位，農民既無儲蓄，除天然肥料之外，實無方法以購用人造肥料，廣漠的土地決非天然肥料所能供給，中國土地之不能開闢，這也為重要原因。

第三、中國以農立國決不會穩定政治。除了辛亥革命以外，中國歷史上的革命，無不起於農民暴動，固然中國從前社會和經濟的基礎是農民，基礎動搖之時，暴動分子當然除了農民沒有別的民衆。同時因着農民人口之過多，分配之不平，我在歷史上很少找到農民有富饒之時。我會從各方面的估計，替民衆打個算盤，我會說過：

「我們理想上的分配適度，最高是人盡其力，地盡其用。其次是能力和個人的生活相稱，不得已始談到只維持僅可養命的生活。中國情況，農民平均得地如此其少，自然比較美國農民平均每人七十多畝的大相懸殊，而且中國目前只用人力和畜力耕作，就是每人有七十多畝的田，也沒有方法可以耕種。」

據專家劉大鈞先生的估計，中國農民食料每日約為一斤，照這樣算法，單以

食料而論，在北方需要一·六畝的生產，在南方需要。·九畝的生產，除食料外，還有燃料，芻秣，衣服的必須品，還有賦稅，還有疾病婚喪，還有最低度必要的滋養料，但中國每個農民，平均僅得三畝多，所以農村只有日日向破產的路走了。」

根據以上的事實，中國很顯然有兩件嚴重的事情。

其一，一國之建設不能不靠人民拿出一部分的儲蓄，人民救死不贍，焉能有餘力投資建設？國家之穩定，最要緊是人民經濟的發展，若經濟停滯——衰落還不說，整個社會要後退的，譬如人穿的衣服要壞的。住的房屋要破的。不能說經濟停滯，而衣服房屋也停滯而不壞不破，所以停滯即為衰落，這是一種自然，國家經濟日日往衰落路走，政治決不會安定。

其二，人民缺乏儲蓄，絕不能感受天災人禍。據李逸安專家的考查，中國荒地每年增加。民國三年荒地三萬五千八百萬畝。民國五年三萬九千萬畝。民國四年四萬零四百萬畝。民國六年九萬二千四百萬畝。民國十一年八萬九千六百萬畝。民國十九年十一萬七千七百萬畝。自從民國十九年以後，沒有確定統計，即使增也不見得多少。一面耕地已少，一面荒地增加，很顯然的經過天災人禍以後，因平常沒有儲蓄，無力再耕，只好拋棄。我們試看每年逃荒之多，可以決斷人民

平常實在沒有儲蓄。以百分之七十五人口，統統沒有儲蓄，中國政治之始終不能穩定。其中緣故已極顯明。

所以要中國能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，必定先使中國復興。要中國復興，必須中國安定。而要中國安定，必須減少農村的農民。若要減少農民人口。最要之點，即促成中國工業的發展。

日本不可以爲中國工業發展，是於日本有妨害的，大凡工業國家的發展，必由輕工業進而爲重工業的階段，日本已踏入重工業的階段了，中國輕工業正在萌芽，除了絲織品和火柴兩項，所有棉織品，毛織品，針織品，製革品，橡膠品，紙類，水泥，三酸，碱，玻璃，搪瓷，麵粉，砂糖，捲烟，還多仰給於外國，因此中國工業的發展，不獨日本不應害怕，還須要加以技術的協助，這樣才能成爲互相依倚，關係密切。

中國的農村問題太嚴重了，這個問題必須解決的。中國共產黨看清了這一點，所以前幾年間勢力很蔓延，祇是共產黨看清農村的弊病，而得不到解決的方法。分田是沒有用處的，因爲農民過多，土地過少，再分也是沒有結果，因爲共產黨的辦法，已不爲人民所信任，漸漸失敗了。現在共產黨在中國還有些影響，但他們不以共產主義爲號召，而以中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來號召，所以我們若果繼

護中國的自由獨立，共產黨已失了根據，必將由衰微而至沒落。然而共產黨就使沒落，中國的農民還須要設法減少的，減少的方法無過於發展工業。以中國的情形而論，她的環境已制定她的將來，要成爲工業國是絕不可能，我們希望和計劃，是要她成爲工農並重之國。

我今天很誠意的將中國的心理和實情報告於諸位有識之士。或者我觀察有錯誤，而我的言語是誠摯的，諸位若要問我中日如何才可以永久和平，中日如何才可以經濟合作，以上的報告就是我的答案。

今天諸位犧牲了寶貴的研究的時間，來聽我講演。私衷至深感激。回憶我二十九歲初次當教授，中間兩度曾爲大學的校長，我對於學校的研究是很有興味的，若果他日中日兩國有交換教授之時，我還希望能夠到貴國當一個教授，日夕領諸位的教。

六月三日下午四時

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赴日答禮專使

# 陳公博先生言論集

編輯者宣傳部

發行者中央書報發行所

印刷者惠文印務局

南京中華路府東街  
電話二三二八三號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出版